

寶靈街「洪七公」周樹德 救助智障無家者逾30年

訪談錄

撰文：潘天惠
alesiopoon@hkej.com

魯國的朱家是一名隱世俠士，歷史記載他曾藏匿過數百豪傑，卻從不炫耀自己，諷刺是救濟別人之時，本身也財政拮据，衣服破舊，每頓飯只吃一樣餸菜，乘坐的不是馬車而是牛車，但一顆救人於難的仁心始終不變，甚至曾救項羽大將軍一命。後來，季布榮升漢朝大臣，多番求見，朱家堅持不見，免受回報。

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在佐敦區寶靈街擺街檔的周樹德，被街坊稱為「洪七公」，儼然現代版朱家，30多年來用微薄收入照顧智障的無家者，不問回報，「家人都不清楚我的事，就算問起，我也是輕輕帶過。」現實世界有沒有超級英雄？原來真係有。



「洪七公」周樹德擁有一顆大愛之心，專門幫助智障無家者。（吳楚勤攝）

「街坊叫我『洪七公』，丐幫幫主，呵！」73歲的周樹德笑得含蓄，為人內斂，即使在「The One 香港無名英雄人道獎2019」晉級決賽，最終獲得季軍，也沒唱過街，與現代人的處世態度形成強烈對比，「家人不清楚我的事情，甚至不清楚我幫人的事情，就算問起，我都是輕輕帶過。」

他的檔攤位於佐敦，但他的受助者散落全香港。「我在香港出生，父母走得早，印象不太清晰，弟妹都移民外國。」

周樹德小時候住在西環，最初在西環做無牌小販，拿到牌照後搬到寶靈街經商，唯獨我自己留在香港，他們幾年會回港一次，聚一聚。」

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的洪七公有一招叫「逍遙遊」，像周樹德一樣逍遙地雲遊全港每一個角落，盡可能找到每個需要援助的智障無家者，「他們很少長期留在同一個地點，大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今日在佐敦見到他，明日可能已經去了香港島，所以我放假都是周圍去，尋找一些被城市遺忘的人。」

曾為逾百人「執葬」

仗義每多屠狗輩，周樹德是學歷一般的市井之徒，中學畢業，收入不高，卻擁有一顆大愛的慈悲之心，30多年來幫過超過200人，包括為超過100人「執葬」。第一位受助者自稱「黃強」，真實姓名無從稽考。

「開頭要走進他們的世界，難度不小，黃強不要紙幣，只要1元和5毫硬幣，我見他癡癡呆呆，睡在街頭，於是便嘗試幫他，之後突然人間蒸發六七年。」周樹德笑言無家者習慣保護自己，初次接觸時通常會採取抗拒態度，需要時間溝通，打開心窗，熟絡後發覺他們性格大都像小朋友，「他一直都是精神病，但我見過他的當軍證，他以前是內地軍人，後來我送他入明愛醫院，醫院再轉送入老人院，5個月後病逝，走時都108歲。」

原來，不少智障無家者的親友都在內地，在港無親無故，他補充道：「黃強只懂一點廣東話，我倆靠手勢、寫字溝通，死後我把他個人物品和傳媒的善款寄回大陸。」對於街頭的在生者，他會給點現金和飯盒：「記得有個露宿者，我買飯盒給他，他首先要洗乾淨，對我解釋『如果飯菜不乾淨，我死了，便是自殺，不然就是你謀殺，洗乾淨便大家都無事』，呵。」

別人笑他們太瘋癲，他們笑你看

穿，智障者的話往往帶著睿智的幽默感，周樹德坦言選擇性使出洪七公一招「滿天花雨擲金針」，背後有根有據，「他們沒有謀生技能，只懂執垃圾食，又不喜歡問政府拿錢，更不懂呢呢騙騙，反之，正常的無家者有著數必拿，吸毒的逼你給多少他要多少。」

「樂於助人的性格？我不知道同父母有沒有關係，我信奉天主教，很多年前見到有人拿不出兩元買麵包，聞者心酸，歷歷在目。」1994年，他第一次為無家者「執葬」，連棺材只需6000元，25年後死也不容易，「今日買個骨灰位都要6000實銷，所有支出都有單據。」

感動不少有心人

個人之力有限，但勿以善小而不為，為何不把責任交回政府處理？他解釋丐幫弟子曾向社會福利署官員施展降龍十八掌或打狗棍法，「我帶過福利署職員見他們，（無家者）十之八九都拒絕，甚至會拿東西擲向職員，或揮舞手中棍棒走他們，後來我索性不做，萬一那些職員有事，我負責不了，反正無家者未必想去青山醫院。」

香港人在周樹德眼中不太冷，反而處處都有熱心人，「開頭我是自掏腰包『執



由走鬼小販到佐敦固定攤檔，周樹德都是售賣床單被舖。（吳楚勤攝）

周樹德小檔案

出生年份：1946 學歷：中學畢業
職業：有牌小販

曾獲獎項：愛心行動暖香江獎項、香港電台義行多國度獎項、亞洲電視感動人物2012、《明報周刊》Local Heroes獎項

葬」，後來街坊為我聯絡報館，開始獲得資助，第一次獲獎時（1999年的愛心行動暖香江獎項），我連提名人也知道是誰，呵！記得多年前，有個退休公務員婆婆透過報章找到我，前來放下兩張空白支票，叫我填好銀碼隨時交給殯儀館，但我一直無用過，又例如，現在有個髮型師每月放下2500元，亦有人留下電話叫我有急事隨時找他，這些都是很有心的人。」

《人民日報》也訪問

得閒飲茶，在香港是寒暄話，等同「有事搵我」一樣實際意義不大，惟周樹德就打電話給一個好人，請他幫忙送無家者入瑪嘉烈醫院，但由始至終我都不想事件曝光，不是每個受助者都想人知，別人知道了，我內心反而覺得不太安樂。」

訪問期間，他三番四次重申低調做人，低調做事，平日也絕不和受助者拍照，「其實，我已拒絕訪問很多次，最重要是自己心安理得，也不知道何故《人民日報》能直接找我訪問。」他咧嘴而笑，強調自己樂觀、正面，除了落雨之外，幾乎年中無休，就算帶無家者去看病，旁邊的檔主也會替他義務看護。

「多年來我都是賣床單被舖，每日都是早上11點開檔，晚上六七點收檔，七十年代是最好景的時候，收入好過白領，八十年代慢慢走下坡，現在興網購，生意一落千丈，但總算保持收支平衡。」73歲的他堅信命運是對手，自食其力，不靠他人，「我沒有退休時間表，做得一日得一日，直至做不到為止。」

曾幾何時，助人為快樂之本是香港人的核心精神，但現在已逐漸褪色，連讓出關愛座也要用「大家付同一車資」來掩飾自私行為，香港無名英雄獎始創人夏利里拉家族成員David Harilela當年就是察覺到城內的人道精神被其他國際城市超越，遂用獎盃喚醒大眾對仁者的關注，今屆決賽的另外兩位得獎者是開餐廳為智障者提供職業培訓的羅孟君及長年從事長者服務的商人聶揚聲。

訪問當天烈日當空，周樹德帶記者遊走佐敦街頭，探望他的受助老友記，期間記者問另一半對他的仗義行為有什麼看法？他微笑道：「我是浪子，沒有結婚。」

「有沒有遇過刻骨銘心的愛情？」記者再問。他笑而不語。

計算太多，只會算死人，能幫助人證明自己擁有的東西比別人多，自己的能力比人好，在戲院看完超級英雄片，不妨抽出時間去佐敦為現實的超級英雄打打氣。

洪七公的丐幫會否終有一天瓦解？金庸已給我們答案。



今屆香港無名英雄人道獎，周樹德（右）獲得季軍。（受訪者圖片）



「上哥」（右）平日不理人，但周樹德叫到，馬上笑着合照。（吳楚勤攝）

獨行原因

香港無名英雄獎誕生於2014年，源於國際扶輪3450地區始創的國際人道主義，旨在發掘和表揚全球仁者將別人福祉放在自身利益之上，彰顯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的核心精神。「叫其他人幫手？盡搞啦！」做好事未必需要同行者，且聽周樹德解釋背後原因。

記者起初以為好事應該得千星，藉此感染更多熱心人加入，但原來助人若非出自內心驅使，隨時會好心做壞事，周樹德搖搖頭說：「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有要求或呼籲朋友、街坊伸出援手，首先，那些人平時甚少洗澡，身體會發出陣陣臭

味，如果你按着鼻子『執檔』（為死去的受助者執拾遺物），我覺得不太尊重逝者。」

「其次，受助者死後可能會皮膚潰爛，或者本身有皮膚病，其他人不太敢接觸，也害怕受到傳染……如真的被傳染，我也過意不去。」他說時面不改容，輕描淡寫，但「冒風險助人」在很多人眼中，卻是匪夷所思，「知恩莫望報，每次幫完人就算數，不望回報（死者也回報不了），也不會放在心上，有時候，我能替他們找到家人也感釋然，火葬後把骨灰交給他們的家人，但我不能代替警察翻查死者的個人物品。」



三十多年來，周樹德（右）從來不要求同行者加入，背後有其原因。（受訪者圖片）



周樹德（中）放假時會四出尋找需要幫忙的智障無家者。（受訪者圖片）



周樹德（右）會買飯、餵飯，帶無家者看醫生以至「執葬」。（受訪者圖片）